

21 世纪：中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

郝龙余

建国以来，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重要标志是编写、出版了众多的世界文学史，包括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讲话、外国文学教程等等。种类之多，印量之大，为世界所罕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开放意识和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愿望。

然而，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研究，出版的这么多的专著与教科书，并非没有问题。

一 存在的两大主要问题

世界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不少学者已有指出。归纳起来，主要是两条：一是内容、方法比较陈旧落后，二是轻东方重西方。

内容、方法比较陈旧落后。首先表现在内容更新跟不上，有的甚至还在沿用几十年前的老材料，许多新发现未能及时采用。比如，世界最早的戏剧产生于古埃及，并对希腊戏剧产生过影响。这在国外早已不是什么新观点，但在我们的世界文学史中，不提埃及戏剧，不提埃及戏剧对希腊的影响，依然是“戏剧起源于希腊”的老调。二战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文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拉美、非洲、亚洲近几十年来在文学上的崛起；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苏联文学的重新评价等问题，令人注目。而我们的世界文学史未能及时反映。

其次，表述形式、方法和理论比较落后，基本上还是苏联的那一套，

总是社会文化背景、重点作家作品介绍；总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只有纵向的发展脉络，缺乏横向的交流影响，更没有中国的对比与参照。所以，虽然出版了这么多世界文学史的著作，却缺乏中国特征和作者个性。

轻东方重西方。这是我们的通病，几乎无一幸免。说到底，是西方文化中心论作怪的结果。我们的绝大多数世界文学史或者外国文学史，实际上是“西方文学”+“东方文学”(尾巴)，或者是“欧美文学”+“亚非文学”(尾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倘若不信，请看以下并非百分之百精确但基本准确的统计：

出版时间	书 名	西方(万字)	东方(万字)	西方占比例	东方占比例
1982 年	外国文学讲授纲要	15.1 万	2.9 万	84 %	16 %
1987 年	外国文学	49.4 万	12 万	81.5 %	19.5 %
1993 年	新编外国文学教程	31.2 万	2.9 万	91 %	9 %
1994 年	世界文学	66 万	14 万	83 %	17 %

再来看《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情况。这部于 1982 年 10 月出版的外国文学卷，分 I、II 两册，共计 345 万字。据并不很精确的统计：东方文学的条目有 824 条，西方文学 2264 条，东方文学条目数占 26.7%，西方文学条目数占 73.3%。从条目数量的比例来看，应该说情况是比较好的。这个情况的出现，大概和外国文学卷的主编、副主编的努力有关。但是，外国文学卷轻东重西的问题仍然存在。

有些东方国家的条目太少，尤其是东方文明古国。如古埃及文学、古巴比伦文学都只有 1 个条目。著名的《亡灵书》是古埃及文学的代表作，《吉尔伽美什》是人类第一部英雄史诗，都对东西方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可是在我们的外国文学卷中没有专门条目介绍，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波斯(伊朗)是个文学大国，中古曾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和伟大的作品。歌德有诗：“谁要真正理解诗歌，应当去诗国里徜徉；谁

要真正理解诗人,应当前去诗人之邦。”^① 这个“诗国”和“诗人之邦”就是波斯。“从 10 世纪到 15 世纪这 500 年古典时期的文学却异常丰满,名家辈出,杰作迭起,即便放至同一时间框架的世界文学总背景之上,也决不逊色。”^② 可是波斯(伊朗)文学条目总共只有 34 条,比芬兰仅多 1 条。芬兰 19 世纪成书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有专门条目,波斯菲尔多西的《王诗》是世界著名史诗,被誉为东方的《伊里亚特》,却不设专条。其实《王诗》的意义完全不亚于荷马的作品。有的欧洲学者甚至认为《王诗》是“天才的、富于教育意义的、最壮丽的纪念碑。是超过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修》的伟大作品。”^③ 还有,东方文学的条目以中小型偏多,水平、影响、地位差不多的作家与作品,东方的往往要比西方的字数少,有的相差太悬殊。如“诗人‘菲尔多西’辞条只有一千多字,不及‘荷马’辞条的六分之一。”^④

尝一脔而知全鼎。这部具有很大权威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情况就是如此。

二 轻东重西的症状与弊端

在上述两大问题中,“轻东重西”是主要的,带根本性的问题。其症状与弊端主要如下:

(一)违反思维常式,有失历史真实

我们的世界文学史,一般分西方文学、东方文学两部分,而且必定西方部分在前,东方文学在后。西方文学从古希腊讲起,一直讲到现代;然后再回过头来讲东方文学,从古埃及、古巴比伦讲起,一直讲到现

① 参见张鸿年《波斯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版,第 3 页。

② 郁龙余主编《东方文学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版,第 183 页。

③ 参见《伊朗文学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第 36 页。

④ 同上书,第 41 页。

当代。这样,就完全打乱了时序。人们的正常思维方式总是由古及今,由上而下。所以,先西后东的世界文学史是违反人类正常思维方式的,使人觉得十分别扭。正是这种“别扭”产生一种强烈暗示:世界文学主要是西方文学,东方文学没有多少东西,跟在后头做个陪衬罢了。由于人为的原因,不能如实地反映世界文学的真实面貌,使我们的读者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或加强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程度不同地滋生鄙薄东方的思想。这对一个经受百年灾难的民族来说,对广大主持学术公道的学者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古罗马史学家塔西陀在其《编年史》中表示要以“既不憎恨也不偏袒”(Sine ire et studio)的态度来写书。我们编写世界文学史,却偏偏缺乏这种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

(二)厚此薄彼,有失大国风范

我们绝大多数的世界文学史,在东西方文学内容的详略、疏密、轻重的把握上厚西薄东。常常把东方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作家与作品,当作二、三流来处理,有的甚至提也不提。如上面提到的外国文学教程,专门介绍了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这是完全应该的。但这本教程对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居然只字未提。大家知道,印度两大史诗深邃宏丽,艺术质量决不亚于荷马史诗,篇幅则比《伊里亚特》、《奥德修》大得多,是印度文学艺术重要源泉,对南亚、西亚、东南亚各国影响巨大,而且这种影响至今仍有巨大生命力。然而,作为印度的最大邻国、历史上曾经对印度文化研究最深刻、最有成效的中国,却对其享誉世界的文学瑰宝避而不谈。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决非仅此一例。这种情况,如果出在某个别的国家,由于难以言状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十多亿人口的泱泱东方大国,却一本又一本出版菲薄东方的著作,实在有失大国风范。

(三)人为制造对立,有失时代精神

世界文学是一个统一的、有机、和谐的整体。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是这个整体中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组成部分。可是,我们的教科

书,割裂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硬是将其肢解成一大一小、互不相干的两部分,人为地制造东西方文学的对立。大家知道,西方文学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希腊,一个是希伯来,人称“双希源头”,而希伯来文学受到古埃及文学、巴比伦文学的巨大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古埃及的神话对西亚和希腊的神话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古埃及的《人类之毁灭》,是一幅描写人类反叛太阳神拉而遭受惩处的神话。学者们认为:‘这一神话主题后被美索布达米亚和《圣经》中的洪水故事所吸收。’”^①埃及、希伯来、巴比伦、希腊由于地理上的毗邻,文化上的互相影响是常理中事。到了中古时代直至近代、现当代,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越来越密切。可是,在我们的世界文学史中,这种交流与联系统统都不见了。

人类社会自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就处在一个科学的时代。西方文明显然处于优势地位,西方文化中心论就应运而生。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之下,东方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做了西方的奴隶,在精神和文化上也做了西方的奴隶。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发出一个伟大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主要是指在政治上站起来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总体国力有了很大提高。改革开放的成功,使我国在经济上也站起来了。目前,我们正处于要在精神和文化上也站起来的时代。不仅中国如此,整个东方也大体如此。21世纪是东方和西方并肩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纪,这已成了不可逆转的世界发展趋势。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再贾桂精神十足,编写轻东重西的世界文学史,太有负于这个时代了。

三 编写真正的世界文学史

21世纪,中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各项:

^① 郁龙余主编《东方文学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页。

1. 用“世界文学”的统一标准来写世界文学史,新的世界文学史应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各国最优秀的作家与作品,只要是符合“世界文学”水准的都应该有所反映。不能由少数国家的少数作家、作品来充当世界文学,更不能用二流的作家、作品来掩盖其他国家一流的作家、作品。

2. 反映历史真实面貌,既不轻东重西,也不轻西重东,而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目前来讲,主要是克服轻东重西的影响,调正东西方文学的比例。

3. 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运用一切新材料、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4. 既要讲各种文学的纵向历史的发展,又要讲各文学间横向交流与影响,充分运用比较文学和跨文化交流的研究方法,还世界文学有机、整体、东西融合的本来面貌。

5. 中国人写世界文学史,应该以中国文学为对比和参照。有没有这种对比与参照是不一样的,有了这种对比与参照,才具有中国特色,才更具世界意义。

6. 建立新的叙述体系。现有的世界文学史,一般都是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当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地论述。沉闷、单调,来回重复。要突破这个模式,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叙述体系。

尽管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研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毕竟通过这几十年的辛勤耕耘,为编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奠定了基础。我们至少做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

其一,我们对西方文学有了较全面、深刻的了解。从某个程度上说,我们比西方人更加了解西方文学。比如,对美国文学的了解,我们不会亚于一些欧洲国家。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其二,我们对东方文学的研究,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反映出当时我们对东方文学的了解,远远不如对西方文学的了解。十多年来,《东方文学辞典》、《东方文学史》等一批专

著相继出版,体现了研究的最新水平。^① 为我们编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其三,自 1985 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比较文学研讨会议以来,我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争论声中,世界比较文学的中心实际上已经来到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形成以京、沪、粤、川军为代表的庞大的研究队伍;开设并有这么多学生兴致勃勃地修读比较文学课程;发表出版这么多论文、专著;比较文学在西方危机四伏,在中国则从研究领域到方法、理论都有很大的开拓与更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无疑,对比较文学的深入研究,在视野、思路、方法、理论、观念等诸方面为编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做好了重要的准备。

其四,有了一支学养深厚、业务精湛的专家队伍。其中,既有以季羨林先生为代表的学贯东西、持论公允的老学者,更有一大批术业有专攻的中青年学者。更为可喜的是,我们的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克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负面影响,对于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只要统一协调,认真研究,制定出科学、合理、先进的编写大纲,然后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就一定能编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无愧于 21 世纪的《世界文学史》。

作者通讯处:深圳大学文学院

邮 编:518060

① 参见季羨林《东方文学史·序言》,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版,第 1 页。